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五十七 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十九 史部

宋書卷五十七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七

蔡廓 子興宗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

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敎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睎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閑慝而警慝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旣陳則機心寘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懐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

不赦之罪事非三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飆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遷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為高祖所知及高祖

領兖州廓為别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為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家人與因相見無乞鞫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輙殺人御史中丞王淮之坐不糾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

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

即位故文太子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録朝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

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録尚書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録梁王肜為衞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沖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為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為賀首立安帝為太子止禮徐邈為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

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為首時王東亭為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為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黄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肜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

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録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别王姬身無爵位故可得不從夫而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為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

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懐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廓别廓謂

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
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
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
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別屏
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
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
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為時
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

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為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

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
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
學以業尚素立見稱初為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
子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為太子洗馬
義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
與興宗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
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為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
中庶子世祖踐祚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為黃門郎太

子中庶子轉游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為中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之甚不悦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

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兖州事還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啓聞包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赦

以當訊權繁尚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繫尚方於事為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事悉見從出為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為左民尚書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

師伯謂議曹郎王䛮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䛮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

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時義恭録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
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
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
録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
恭素性恇橈阿順法興常慮失㫖聞興宗言輒戰懼無
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
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

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
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
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
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
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陳選事法
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
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
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

序興宗又欲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為黄門領校太宰嬿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宫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侍中那得為黄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

日令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旣中旨以安都為右衞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為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裁
闕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
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祕書監臣彧自表父疾

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駑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為屈後京郡本以為祿不計户之少多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府累朝每陳危苦内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吴郡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濡渥舍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違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吴興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衞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

撫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蕃尤無欣荷御史中丞永昔嵗餘愆從恩令授光禄勲臣淹雖曰代臣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史孔覬前降右衛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為乃少竊外談謂彧等咸為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䟽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不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兹紛紜伏増慙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

塵黷威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詔曰大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淩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曹辦斆尚書袁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看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為少令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

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
更量出内之宜匆蕘管見顧在閒徹選令史宣傳密事
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今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
尚書袁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疏
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
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啓録公
又謝莊闕時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為非宜謂
宜中書令才望為允又孔覬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

授即復回改於理為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為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祕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辦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末出端還為矛楯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況義為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

延詔旨不有霜准執憲斯論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詔曰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愍孫竊評自巳委咎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巳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

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陜西為八州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

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㑹
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
欲居内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
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
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賔客甞遣左右范羡詣興
宗屬事興宗謂羡曰公閉門絶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
非有求何為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羡報命要興宗令
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平凶逆

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即位正是
舉止違柬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
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
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
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
服令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
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
為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

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如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與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内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宫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

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

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没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為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大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

喚還城嚴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為朝廷唱始事便立䞉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轝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

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興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
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
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歐羣臣自驃騎大將
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
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大醫閤口興
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
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
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

東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
令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
徒親戚布在宫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
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
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游擊
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衞尉又領兖州大中正
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
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絶

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
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
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
如卿言諸圻平函送袁顗首勑從登南掖門樓觀之興
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
户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户國秩吏力終以不
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四方既
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

是琰愆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令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泰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莅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疆地密

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旰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强将勇圍之旣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為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永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名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名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将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

論以何始真為咨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值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稚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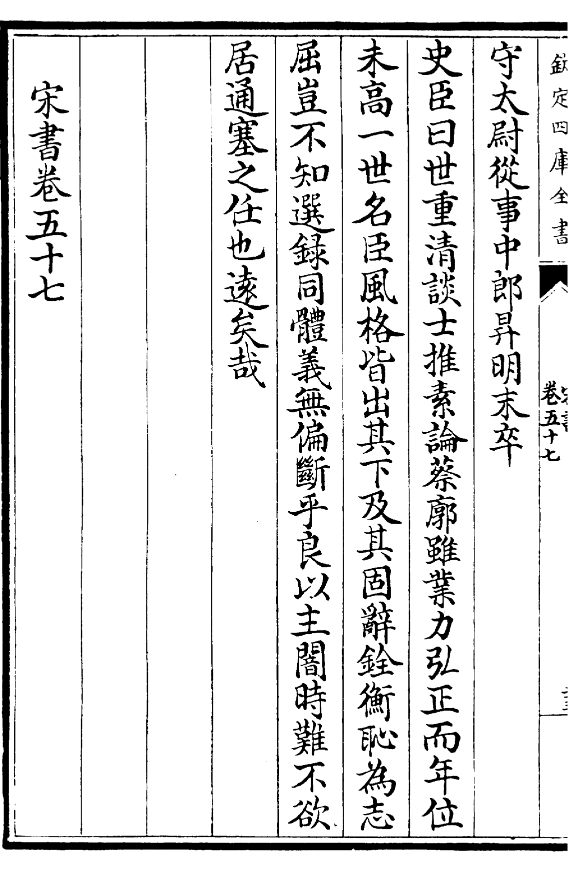
習參半宮省封畧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
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為
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
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
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為郡亦行鄉射太
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劻鎮
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使持節都督荆湘
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荆州刺史加班劒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内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

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宗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

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顗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簽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勑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兆地傳隆與廓相善興宗修父友敬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

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勳亮帷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没廉槩素情有絜聲執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為中書郎晉陵太



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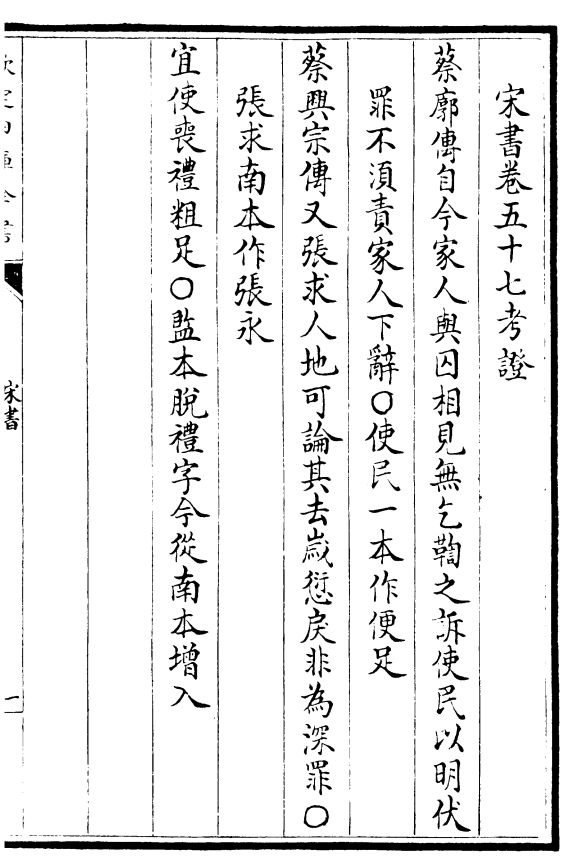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

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為志

屈豈不知選録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

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宋書卷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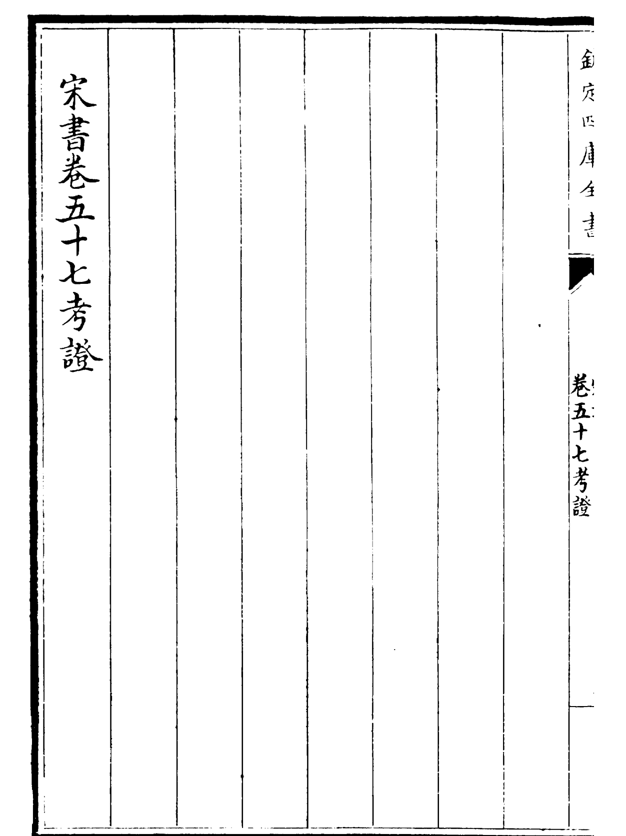


宋書卷五十七考證

蔡廓傳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使民一本作便足

蔡興宗傳又張求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為深罪○張求南本作張永

宜使喪禮粗足○監本脫禮字今從南本增入



宋書卷五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二十 史部

宋書卷五十八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八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禄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静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

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為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内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别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即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貌不異常日世子為荆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

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令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
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
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
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
得輙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
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
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
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

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内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本緦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

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
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
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
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
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
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
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
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貿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

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胄質勝

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懐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辭鮮
不躓抑用觧偏吝微子基微尚無㪍由慕蘭勿輕一簣
少進往将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
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
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即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
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
員外散騎琅琊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
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

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脩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

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内而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瑯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為黄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

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慼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

言人短長而曜好減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觧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革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

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内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内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

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辭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别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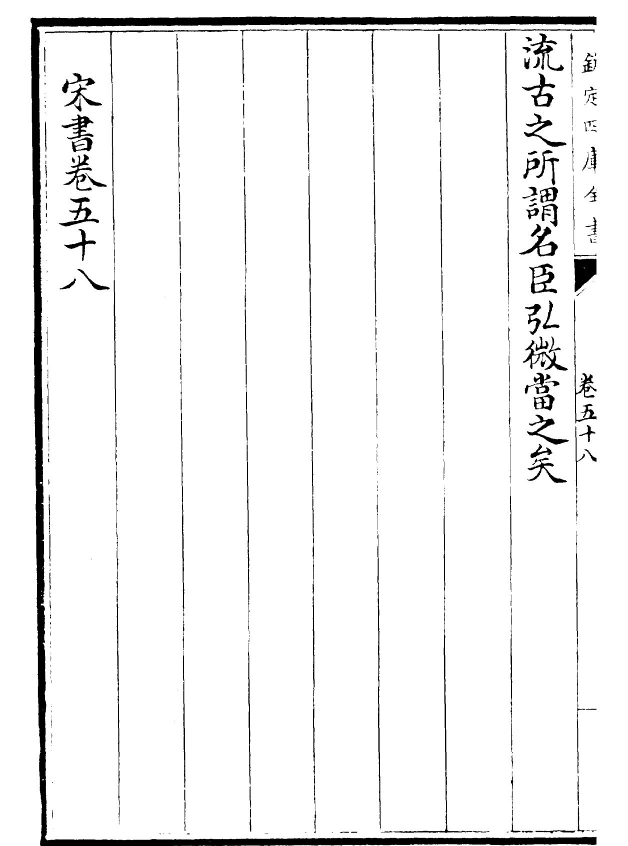
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衞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謐司徒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為義興太守從兄弘為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寛惠

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為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
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
素不交遊筵席虚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
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内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
好文義唯與琅邪顔延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
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
遷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進利為
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胤秀

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屬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
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為從事中郎
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
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
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即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
死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為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
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錄
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

加勠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
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
白衣領職時羣臣詣見多不即前畢疎者或至數十日
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
年卒時年四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
侍無子從孫奂為後大明末吴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
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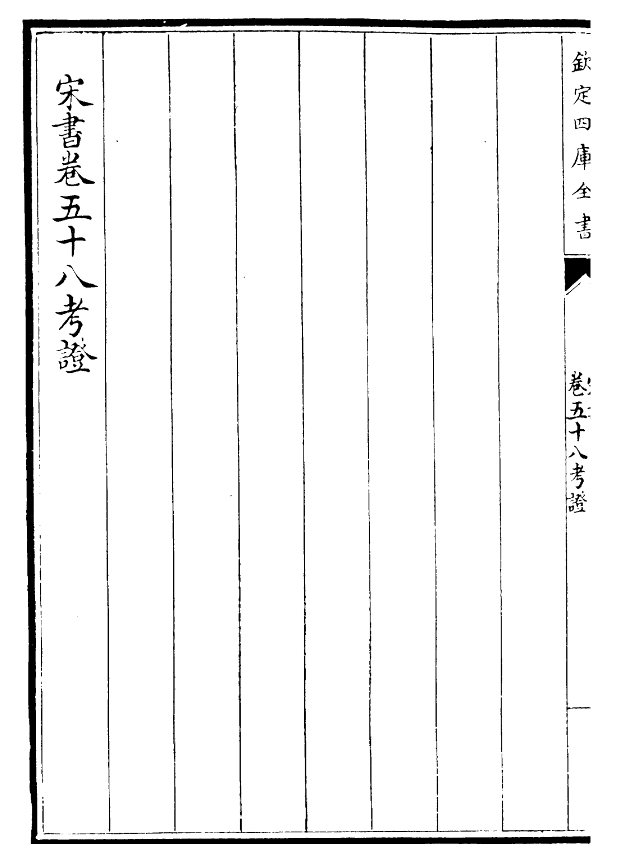

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宋書卷五十八

宋書卷五十八考證

王惠傳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臣承蒼按晉書王恬王劭皆導之子恬生珣珣生弘劭生默默生惠當云弘從祖弟諸本皆脱弟字今未敢輒增

謝弘微傳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素南本作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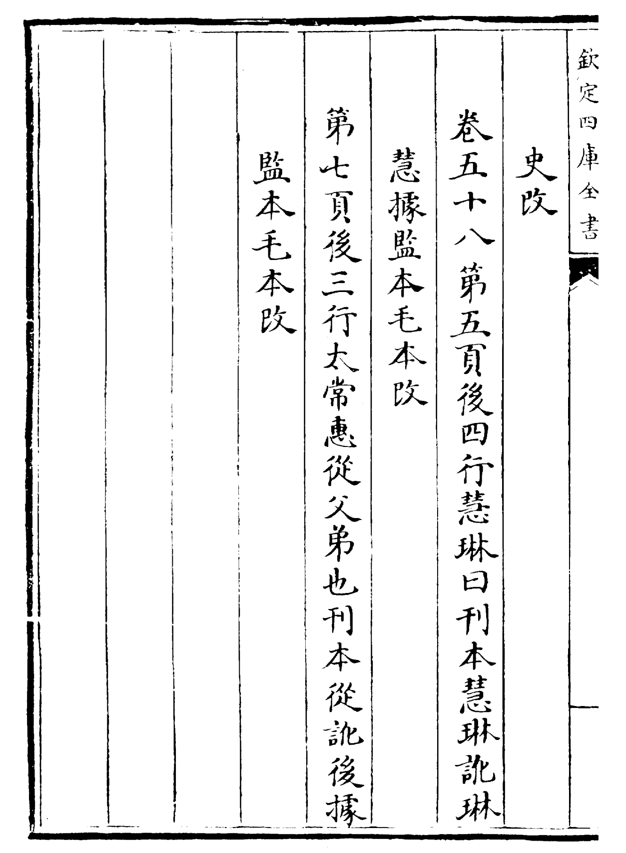

宋書卷五十八考證

謹案卷五十七第十頁前八行王景文謝莊等遷
授失序刊本莊訛章據王景文謝莊傳俱先為
吏部尚書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請解興宗新附官附字疑是除
字之訛

第十九頁前四行勑從登南掖門樓觀之刊本南
訛高據南史改

第二十頁前六行上在乾明殿刊本殿訛欲據南



史攷

卷五十八第五頁後四行慧琳曰刊本慧琳訛琳

慧據監本毛本改

第七頁後三行太常惠從父弟也刊本從訛後據

監本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孔廣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二十一 史部

宋書卷五十九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九

殷淳 子孚 弟沖 淡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為高祖相國左長

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復為五兵尚書吳郡
太守太祖即位為金紫光禄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
又遷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
時年六十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為
祕書郎衡陽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黄門侍郎淳居黄門
為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慾早
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
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

之子孚有父風世祖大明末為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撫軍長史淳弟沖字希遠歷中書黄門郎坐議事不當免復為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為吴興太守入為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沖在東宫為劭所知遇劭弑立以為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沖有學義文辭劭使為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為劭盡力世祖剋京邑賜死沖弟淡字夷遠亦歷黄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歩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

為當時才士

張暢字少徵吳郡吳人吳興太守邵兄子也父禕少有孝行歴宦州府為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甖付禕使密加酖毒禕受命既還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州辟

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安太守又為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别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兵彭泗時燾親率大衆巳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

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惶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

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為便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世祖既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為愧恧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爰既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即遣數百騎急

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内聞虜遣追虜爰見禽
失米最慮知城内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既
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
戲馬臺立氊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
為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
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
隊主梁法念答曰當為啓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
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

馬多少荅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荅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可遣送明旦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受之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籥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

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荅云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問虜使姓荅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荅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為怱怱杜門絶橋暢荅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淩踐故且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

相拒暢曰侯王設險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二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鬬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若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

君至意既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甞燾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君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悦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令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袴褶脫是所須令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令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

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令端坐無為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為申啓但向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邊可如來談既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隣國

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久濶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為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

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飡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賔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賔至門未為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王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令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凡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燾又送氊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

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懣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黄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閒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

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𤏡炬燭千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黄甘誠非所各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𤏡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

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歩武不得致盡邉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常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閒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

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為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人為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為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懸瓠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

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匃力}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入境土百無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鎮軍聖略

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壽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

笛等器及基子義恭答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會政使鎮府命妓有弦不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覲前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基子亦付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虜尋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

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翦麥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録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内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進曰王録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别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

夏世祖曰王别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曽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亦有慙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世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鎮時虜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為青州及彭城都督並不果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

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黄韋絝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戸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絶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

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殉衆即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既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亂兵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謨上轝玄謨意甚不悅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為都

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顔峻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閶閭悽愴深切常懷謚曰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位為黄門即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戸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事佛民有罪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為光禄勳臨川内史太宗泰始初與晉

安王子勲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暢弟説亦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於尋陽召為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為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即代休若為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為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為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為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議曰内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算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邊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

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邉患宜動必萬剋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内釁侮亡取亂誠為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溥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衂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弑立以僧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僧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僧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即位

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右庶子時責
百官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
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别
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
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顔竣至
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
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悦及
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

不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遇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消揺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顔峻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好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謚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為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淵初為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髙流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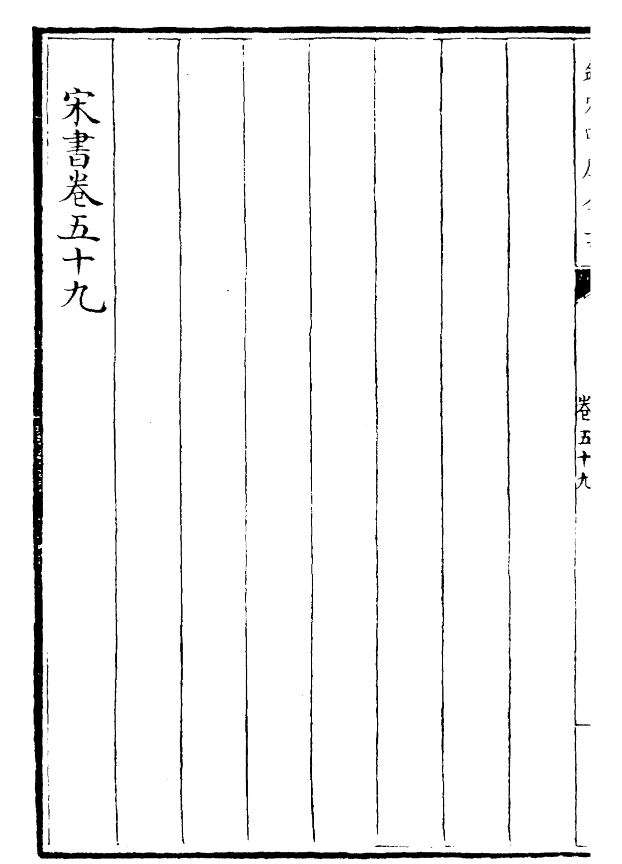
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
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為騎軍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
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淵
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
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
命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輙獨
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為慙未甞有喜色每從游幸與
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已聳動愧恧形於容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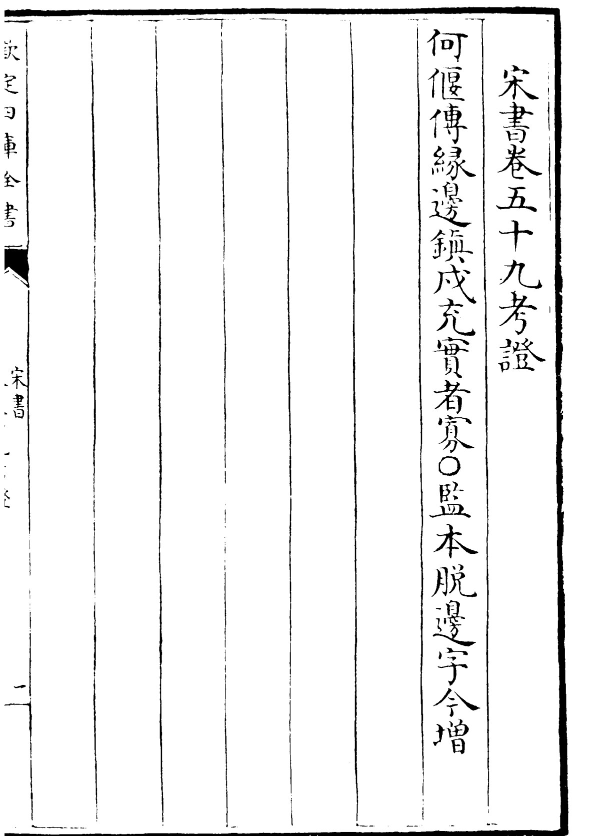
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
詬辱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
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
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
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
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
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
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

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槩早孤養之如子槩歴黄門吏部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元徽中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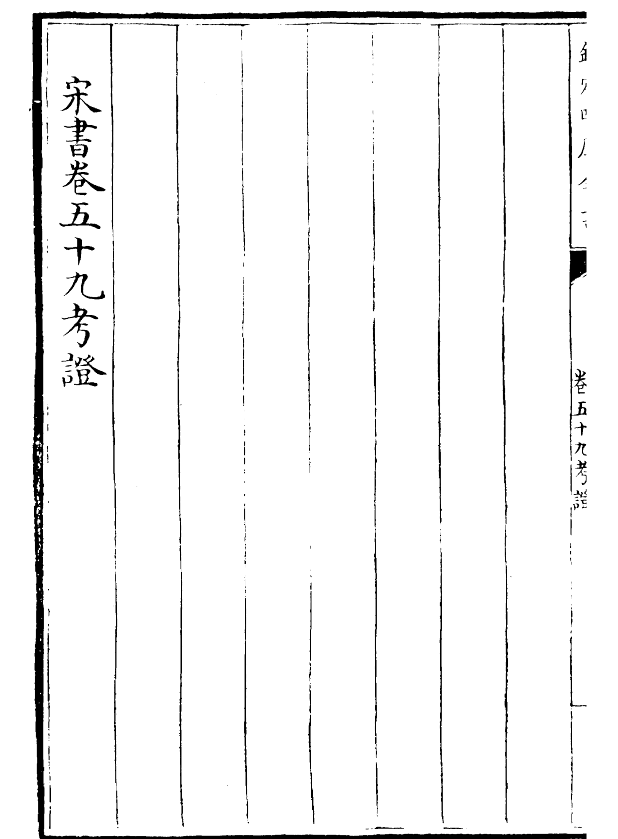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

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為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脤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恇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堞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臆說


宋書卷五十九


宋書卷五十九考證

何偃傳緣邊鎮戍充實者寡○監本脫邊字今增



宋書卷五十九考證